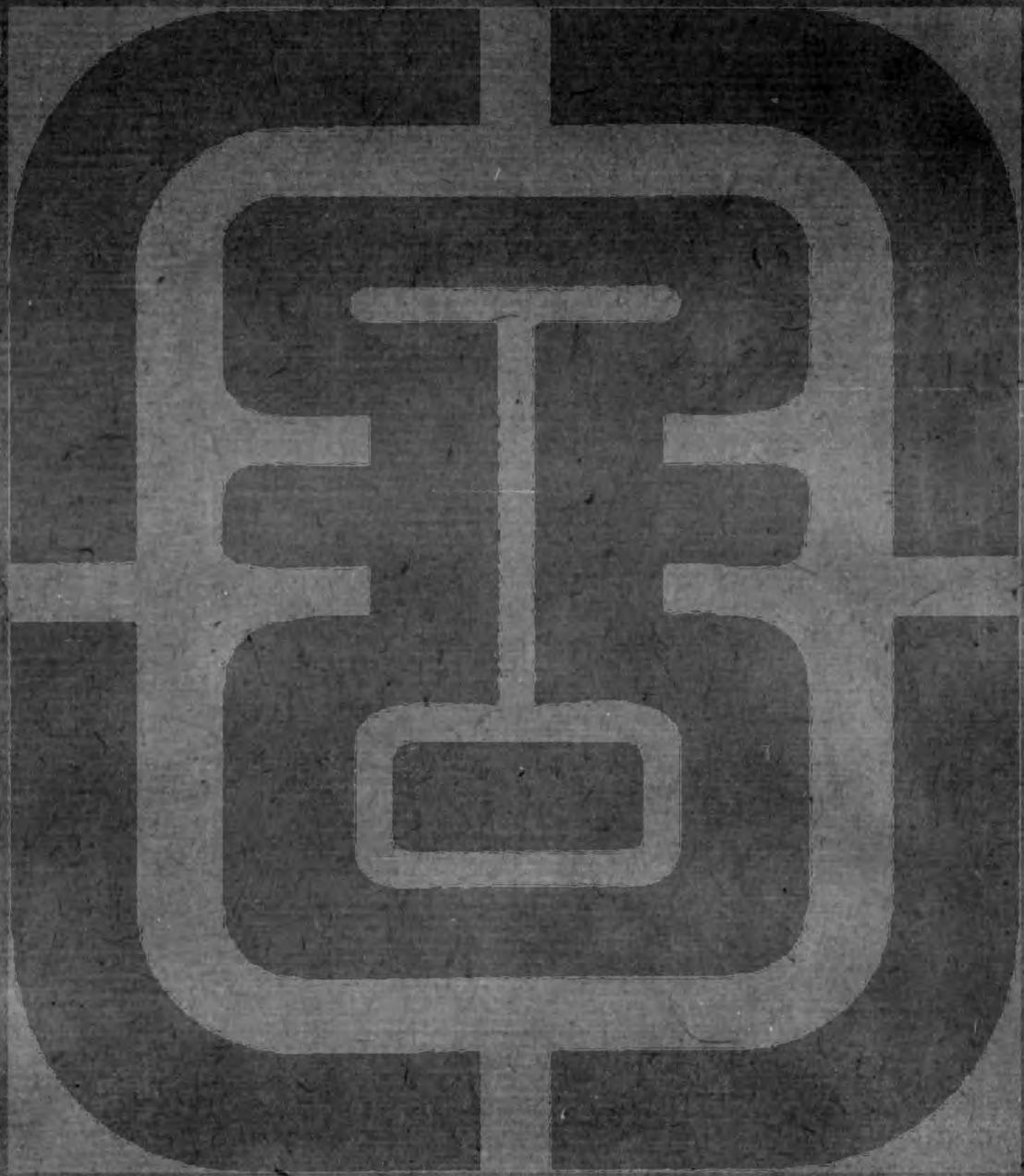


1/3

17d



食貨三十四

宋會要

卷三百十四
三十五

每卷首
前三行
格式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宋會要卷第二百五十五

大興徐松輯大典本

食貨二十四
商稅雜錄三



商稅雜錄三

淳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詔米麵柴炭油皆係民間日
用之物並已免稅訪聞州縣稅務巧作名色收納稅錢
及將木炭抽解令戶部行下諸路轉運司約束違者按
治仍許客人越訴上同

二年七月十七日詔省滁州清流縣白塔鎮稅務以
本州言月得二十千徒以擾民故也上同

九月二十二日臣僚言鄉落有號為虛市者止是三數
日一次市合初無收稅之法州郡急於財賦創為稅場
令人戶買撲納錢俾自收稅凡買撲者往往一鄉之豪
猾既稱趨納官課則聲勢尤甚於官務官司既取其課
利雖欲為小民理直有所不能乞下諸路州郡應有前
項買撲收稅處並與住罷從之上同

閏九月十八日詔湖南北江西漕司行下沿江州軍出
榜曉諭客人有願販米往淮東者即經州軍陳乞出給
公據沿路照驗放行如稅務妄作名色非理阻節即行

吳興劉氏嘉業堂抄本

覺察劾治仍許客人越訴以中書門下省言淮東旱
傷訪聞湖南北江西有客旅販米往糶沿路稅務以
力勝收稅邀阻乞行約束上同

十月二十五日中書門下省言客販米斛依法不合收
稅累降指揮約束不得妄作名色阻節今來尚敢虛唱
稅錢顯是違戾詔旨專委漕司覺察按劾當職官吏重
作施行上同

十二月十七日慶壽赦訪聞州縣稅務輒差寄居待闕
官以檢察抄捺措置為名在務騷擾可日下並罷上同
四年正月十八日夔州路提刑提舉轉運司言相度到
夔州并巫山縣兩處稅務順流舟楫於夔州稅務併納

巫山縣稅錢流沂舟楫於巫山縣併納夔州稅錢於官
無所損而商旅免兩處留滯逐處併收稅錢各令互相
關報歸還從之上同

十二月五日詔應州縣稅務不得於五里外攔截客旅
仰本路監司常切覺察上同

五年三月九日詔諸官司收買木植依紹興三十年除
免如違坐違制之罪 從臨安守臣趙璠老請也上同

四月二十六日臣僚言池州雁汊黃州鄂州稅場之弊
一舟船實無之物立為名件抑令納稅謂之虛唱一人
攔頭妻女直入船內搜檢謂之女攔頭一所收商稅專
責見錢商旅無所從得苛留日久即以物貨低價準折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謂之所納二巡攔之人各持弓箭槍刀之屬將客旅攔
截彈射或至格鬪殺傷一稅務依條自有纂節攔頭多
用小船離稅務十餘里外邀截客旅搜檢小商物貨為
之一空稅錢並不入官掩為已有詔江東湖北淮東路
轉運司將今來條具到畫一事件嚴切措置於稅務前
大字版榜曉諭或監司全不覺察許被擾人徑詣尚書
省越訴即先將漕臣重寘典憲上同

五月六日詔戶部行下江東湖北淮西轉運司檢坐見
行匿稅條法并分數則例及規避商稅等斷罪敕條明
版榜與近降禁約指揮一處曉諭商旅庶免官吏攔頭
隱欺走失歲課之弊餘路沿流州軍稅場依此 以中

書門下者言近臣僚乞革去沿流稅務等弊已畫一條
具禁約又慮合干人不得肆其騷擾却將合稅之物欺
隱不入赤歷及暗乞私賂一切放行故令課額不敷理
合禁止故有是命上同

六月十九日詔三省劄下諸路轉運司應諸州縣鎮除

正額係省場務見係吏部差官處不罷外其餘創置稅

場稅鋪不以有無官監並一切罷去從臣僚請也其後

到人戶買撲場務雖非吏部差官緣係常平租額收到

錢皆是起發應副大軍之數詔且令依舊存留揚州高

郵軍盱眙軍亦以走失常平官錢

不便為請亦許存留 同上

八月十九日詔臨安府存留發引一十八處止許發引

不得收稅如違許人越訴上同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工疑止

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詔罷鄂州七縣所管常平稅場一

十四處以守臣趙善括言其騷擾而歲工收一千七

百緡乞罷本州自備錢解發故也上同

五月一日詔諸路轉運司將管下州縣稅場非省額創

置收稅處並罷上同

十月八日詔二廣虛市更相貿易非江浙私置稅場之

比可從民便與免落地稅錢從前知高州何惟清請

也上同

十二月二十八日詔臨安府駐蹕之地理宜優恤頗聞

征稅稍重是致物價未平可自淳熙七年正月一日為
始府城內外并屬縣應干百貨並免收稅一年其稅額

合納錢已令內藏庫等處對數補還如官司輒敢違戾
收稅許被收稅人徑赴御史臺越訴許本臺具奏取旨
施行仍令尚書省出黃榜降付本府并屬縣曉諭上同
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右正言葛郊言州郡雖已罷私置
稅場却增起稅務則額如湖北監司按鄂州稅銀每兩
收舊錢八文今增作四十八文如此之類都城既已盡
罷稅務而鄰居以客旅至都城咫尺別無他征故增重
稅豈不失陛下捐利于民之意望下州郡將舊來合收
稅錢則例大書刻於板榜揭寘通衢令民旅通知不得
例外收取其鄰郡亦毋得以臨安府更不收稅為由抑
勒重稅詔下諸州戒約如違戾許入戶越訴上同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臣僚言湖州安吉縣稅務惟藉絲
綿竹木收稅以辦歲額近年本州別項收絲綿稅錢漕
司別項收竹木稅錢以供他用不恤課額之虧遂使監
司貪緣擾民乞嚴行禁約詔湖州將前項額外創收稅
錢日下住罷上同

十年二月二十八日淮西總領韓彥質言頻年以來江
上諸州皆以重征為務公然收鹽米稅乞嚴行禁約仍
委三總領所不以路分互相覺察按奏詔江淮東西湖
南北路帥漕司各依前後指揮更切申嚴行約束如州
軍奉行減裂許三總領所依所管路分覺察按劾上同
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臨安府言檢準紹興五年五月

十二日指揮節文諸路轉運司量度州縣收稅緊慢增
添稅額五成或三分本府契勘諸稅務日逐所起課利
於日額並各虧欠即不當有額外增收三五分錢數昨
因守臣趙子瀟紹興三十二年間任內住罷修造不曾
應辦國信收簇獻助錢二十萬貫後蒙減免作一十五
萬貫內通判廳每歲於諸稅務收到錢內幹取八萬四
千貫作三五分窠名起發外今本府發錢六萬六千貫
遇應辦大祀年分減免五萬自乾道七年皇太子領尹
灼見本府即無額外增收上件三五分窠名錢已具奏
乞蠲免以後節次申乞蠲免至淳熙九年分訖今準戶
部催發本府淳熙十年分三五分錢六萬六千貫寔緣

吳興劉氏嘉崇堂仙木

稅務所起課利不敷元額本府不曾額外收赴無可發
納乞照應累年體例蠲免從之上同

五月二日淮西總領趙汝誼言近據客入陸太等一十
一名狀稱黃州稅務正臨赤壁湍險之處每遇舟船到
岸百端阻節動至五七日稽留江面闊遠風濤不測前
後積聚官私舟船不可勝計近有客人願清等因拘欄
看稅間忽一夜風浪大起壞船十隻沉失鹽二千餘袋
又打碎其他大小船五十餘隻老小不知數目乞擇一
泊船穩便處移置稅務今黃州面上三十里地名張家
洲嘴彼處江面狹窄比赤壁纔十之二遇有風暴可以
回避臣契勘黃州經賦其數甚微循常收赴足可了辦

近年為守臣者惟務多措以資妄費阻遏行旅至使無
辜之人只因拘留征稅橫罹覆溺乞下本路轉運司委
官前去體究苛留願清等舟船收稅因依仍相視移置
黃州稅務以便商旅從之 既而右正言蔣繼周亦論
列因將黃州守臣方廷瑞罷黜上同
六月十七日紹興府臨浦稅場處州君溪稅場池州梅
根欄並陳乞復置詔從其請 既而臣僚援淳熙五年
六月十九日廢罷指揮爭之遂寢前命上同
十月十五日詔戶部遍牒諸路軍將應管稅務合趨課
息如寔及租額之數即不得抑令增收敢有違戾在內
委御史臺彈奏在外委監司覺察按劾仍許被擾之人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越訴上同

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詔場務稅賞今後不許引用賞
令中高等外猶有剩數或已該賞而所剩錢數又及格
者聽累之文 以戶部侍郎葉翥言稅場每歲於租額
者猶有剩數又聽其累賞是導天下之為場務者重征
以希賞額雖增而民愈困乞於淳熙令中除去高等累
賞之文因下勅令所詳定故有是命上同

七月二日詔省荆門軍泅河武寧黃泥三處稅場 以
前權知荆門軍陸洸言三處稅額共不過二十七貫三
百三十三文而豪民買扑擾民為甚故也上同
二十三日詔省常德府一處復州六處稅場 先是上

奏題○
奏

從陸沈之請下湖北提舉司契勘住罷涇河等三處稅場因詔其餘似此去處相度聞奏至是湖北提舉趙善譽奏上件兩州七處稅場共納一百八貫與涇河等處事體一同上曰罷之甚當如此等事一日做得一件計一歲之利亦多矣因併從之上

二十四日詔省揚州江都縣版橋泰興縣新城楚州山陽縣謝家埭盱眙軍天長縣龍埭石梁奏蘭高郵軍高郵縣臨澤三墩八處稅場以淮東提舉趙不流言盱眙軍係極邊連年與全免上供賦入揚州高郵軍係次邊亦蠲其半初不仰此毫末課利而徒使豪民買撲小民被害所有淨利錢內有分隸合發行在所屬數日本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司欲依數抱認起發乞將上件稅場並行住罷故有是命上

八月二日詔殿前司收買木植令嚴行抽稅以三分為率與免二分上

十月十四日四川制置使留正總領馮憲言知西和州王樸奏本州威遠鋪舊州勝間三處博買鋪乃本州極邊非水陸衝要大商經由逐鋪過取錢物只作收稅以辦月額乞詔制總司將本州三博買鋪盡行廢罷俾邊民各得營生逐司照得西和州管下三處博買鋪皆接對境舊來蕃漢客旅於逐處私相博易物貨以致透漏姦細無由覺察前宣撫吳璘於彼處差官措置博買鋪

以量收稅錢為名因而譏察姦細探報彼界事宜見今
勝間鋪一年額錢一千道舊州鋪一年額錢九百九十
一道威遠鋪一年額錢一萬七百九十七道竊緣置立
逐鋪即不專為收稅今來王樸所陳廢罷難以施行外
第恐所收稅錢不能及額因緣多端起辦或有未便其
言不可盡廢逐司乞於逐鋪稅額向上與減分之一惟
邊民不妨營生且不失向來譏察探報之意從之同上
十二月十一日詔雪寒應臨安府城外客旅經過自今
月十二日並免收稅五日毋得邀阻同上
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淮西總領趙汝誼言今歲之旱惟
江東兩浙為甚而江西湖南北兩淮其間多有熟處今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誠能通諸路之未散之江浙則民得足食糶不騰貴然
欲求諸路之未須免征稅而後可朝廷於征米之禁非
不切至而州縣每遇米船則別為名目謂之收力勝喝
花稅花稅者以無為有力勝者計所載之多寡以稅其
舟又額外增置場務初以收各州土產物貨住稅為額
而馴致收客旅往來之稅如潭州之橋口隆興府之樵
舍江州之湖口和州之施團以疑類是也行旅之人受
重征苛取之苦無所赴愬乞行下江東西湖南北兩淮
守臣許聽從客人興販米斛赴江浙旱傷州郡仍約束
所在場務遇有米船經過不得以收力勝唱花稅為名
時刻留滯如違許客人赴監司臺部越訴官吏重寘典

以疑之。

原校

憲若監司奉行弗虔許臺諫彈劾又沿江稅務壤地相接如自池州至建康府止七百餘里為場務者有六曰鴈汊曰池口曰施園曰蕪湖曰采石曰建康其間相去不滿五六里者又重以私稅商旅挾家貨以求贏而迺困於公家之征豈不可憐臣嘗求其故或謂鄉者罷諸軍回易故州郡得收木筏之稅以寬民力自後復創戶部給歷之說而諸軍裝發排筏皆執戶部歷頭以免商稅憑籍私販每得一歷即為數歲循環之用且一排筏合納征稅何啻數十大賈今十倍而失州郡之常稅如之何而不虐於商人哉此增置稅場及收不應收稅之物多以為辭乞下諸州軍應有增置稅場去處盡令日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下罷去戶部歷頭亦乞任給或不得已亦須立為定限止許用免一稅庶可以絕州郡之辭亦行法自近始之乞詔付給事中王信等看詳 既而信等看詳乞行下諸路守臣遇客人興販未解不得阻遏其免收力勝錢自有見行條法乞行下逐路監司約束所在場務遵守如有違戾及唱花稅為名故作留滯者客人赴監司臺部越訴重寘典憲其所陳池州至建康一帶場稅自有淳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以後累降指揮乞下戶部契勘如條增置不合存留去處即今日下罷去其戶部所給歷頭今據戶部供稱係承特旨方與出給仍於公據開具所買名件段段照驗通放候足日繳部毀抹不應

存留重疊使用今來所陳謂多憑籍私販每得一歷即為數歲循環之用上件情弊乞下戶部措置關防從之

上同

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戶部言檢準淳熙十四年五月八日勅臣僚奏陳和州於施園稅場之外又復徧子務於朴木邀截商旅妨奪無為軍城下商稅蓋緣近年客船從柵江泥泥汊口入裏河經無為軍自裕溪出大江則不經由施園此和州所以在朴木欄稅與無為軍稅務地近相妨然大江與裏河道必由裕溪而今施園稅場即先在裕溪者爾今若令河州將施園稅場依舊移置於裕溪故地則和州商稅自無走失無為軍稅務相

水

吳興劉氏嘉業堂抄本

去既遠則亦自無詞容船或欲徑行大江或欲避風濤之險而入裏河各適其便可也都省批下淮西安撫司委官相視緣圖圖本指定利害具申其准西安撫轉運司尋委安豐軍六安縣主簿馬晞驥前去和州無為軍管下相視乞寢罷朴木廢施園而回裕溪再送安撫司廬州兩簽聽官同共看詳據安撫司叅議元歲之等廬州通判莫沈等申詳主簿馬晞驥所定和州朴木事委是詳備但馬晞驥欲令和州移施園稅務於裕溪張運使沙雖在裕溪之下正緣裕溪江面濶約十餘里客舟重載由江南岸拋過裕溪投稅客人利害甚重決不肯絕江使客人肯絕江來裕溪却自裕溪過江南其舟橫

絕大江不可直過必須拋下十餘里正為張運使沙阻
隔此和州稅場以此收稅不行遂移上施園豈有不便
而移置今欲使之復移裕溪之理其為利害甚明况和
州之較計稅入想非得已今日無為軍之與和州爭者
止以林木林木去施園與和州地里俱遠雖曰驗施園
關引其寔有礙近降指揮自合任罷所有馬晞驥所定
欲令和州移施園稅場於裕溪合作和州從便回申本
部承準都督指揮行下淮西安撫轉運司取會和州委
自逐司契勘經久可行兩州各無爭執保明供申淮西
安撫轉運司申尋施行據和州申照應本管下沿江西
未沙稅務先移置裕溪河口緣為江道生沙冬月淺澁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春夏水泛江面闊遠勢湍急難泊舟船昨因何喻義等
經州陳乞申獲聖旨於淳熙五年內移置施園自近年
以來隣郡無為運平空於施園向上地名泥汊河口離
城九十里發關引欄稅及往向沿江口岸招誘長江客
船入裏河迂曲經由無為軍城徼行收稅庇護客船從
施園背後取裕溪河口出江躡施園遊於課利向曾
申明上司委朴木河檢察銅錢官就辦驗施園稅務納
稅關引如無關引即是瞞稅務要客人通知元不曾收
納分文稅錢今準前項指揮即已行下朴木檢察銅錢
官照會約束施行所是移置施園正緣裕溪江面濶遠
委是難以復移今來本州既罷朴木拘檢關引其無為

軍不應仍舊於泥汊河口及沿江口岸招誘江行客船
迂义裏河瓶收客稅亦合任罷逐行逐司契葛得和州
前項所申委是經久可行本部乞下准西安撫轉運司
仰從所申事理施行并和州無為軍準此從之

以上孝宗會要

淳熙十六年閏五月十四日詔恭州三縣管下雙石安
仁石英藍溪董伏含谷多昆雙溪八市泥堤木洞新興
二鎮十處稅場盡行任罷 以守臣宋南彊言皆是鄉
村豪民買撲拘收稅錢徒以擾民故也

同上

紹熙元年二月二十三日詔省罷楚州北神鎮稅務所
有長河客船物貨令於在城都省務投稅其鎮官仍舊

浦題捕。

吳興劉氏嘉業堂

差注管幹煙火酒務職事 以淮東安撫漕臣言北神

鎮柴網船以採浦為名往往夾帶違禁之物過界官中

利於稅錢只在草布之屬收稅竊慮引惹事故有是命

同上

十一月三十日詔今後鋪戶合稅貨物照自來則例回

稅不得巧作名色欺誑騷擾令臨安府禁止如於例外

多收頭子錢許民戶越訴將犯人重作施行仍將私名

欄頭等人并比稅歷並與除去

同上

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臣僚言乞下二廣諸州除罷虛市

收稅詔本路轉運司措置者罷 以二廣虛市初非省

額坊場皆是鄉村自為聚落從豪戶買撲歲納官司不

過百十緡故也同上

四月二十四日池州言本州諸縣去秋間遭旱傷竊慮城下池口兩稅務收稅稍重遂將則例以三分為率鑄減一分其日解稅額亦已照減除豁分數從之同上

三年三月十二日詔雅州三縣管下始陽金沙兩鎮思經鋪車領靈關五鎮稅場盡行住罷以本州言皆係

豪民買撲重為民害故也同上

四年三月四日臨安府言餘杭富陽兩縣稅務比他縣課額素重將村落土產竹木等不到務之物抑令鄉民遙認稅錢重為民患今乞自紹熙四年為始將兩縣務稅額內富陽縣歲趨五萬六千餘貫通減七千貫餘杭

吳興劉氏嘉業堂抄本

縣歲趨四萬四千餘貫通減五千貫下兩縣稅務不得出違五里之限邀欄稅物及不得以鄉村土產不到務之物以釣稅為名橫取稅錢許被擾人赴府陳訴追究得實專欄決配監官按劾從之以上光宗會要同上

慶元元年正月五日詔訪聞京西六郡財計不足州縣利於收稅將客販違禁之物陰行透漏可令檢照淳熙六年三月詔書通融補助條具聞奏今後嚴行體訪稍有違犯即行按舉當實典憲仍令御史臺覺察同上

十九日尚書省言紹熙五年七月指揮令沿流州縣關津稅務如遇客船販到米斛與依條免稅仍免納力勝錢即不得別作名色妄有邀阻如有違戾仰逐路監司

謹

籍當是籍

嚴切根究施行仍許客人越訴今聞州縣惟以多收課
利為急致見責辦場務非理邀阻過數重征理合申嚴
約束日後如有違戾定將守臣當職監官一例取旨重
行責罰從之上同

四月十七日詔諸路應干產牛地分除覺察盜販過淮
依已降指揮施行外自餘商旅興販自淮而南者聽其
往來勿得阻節如有違戾提刑司按劾以聞必寘之罰
以臣僚言淮浙耕牛絕少而官吏懼透漏坐譴將興
販者例皆阻抑故有是詔上同

四年四月十一日詔湖州四安稅務住罷將本鎮坊改
作四安酒務以守臣張震言本州上供窠名全籍酒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稅向自住罷纂節高稅課額虧損委難支吾稅務月額
共九百貫文後因收越不敷申明減發每月止越四百
二十餘貫緣場務只知極力越辦不免重征故有是詔

上同

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松江稅場如江州蘄口湖蕪以
至池州真州皆有岸夾依泊客舟惟黃州稅場正在大
江之側每遇風濤舟船傾側常有飄散之憂近歲守臣
嘗開新澳以便商旅尚有六百八十丈不曾開通乞今
本州相度措置於農隙用工開浚寔為商旅永久之利
從之上同

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詔州郡應客旅物貨赴務投稅外

聽從便貨賣不得截留收買如違重寘典憲以臣僚
言關津場務惟督訊証不應官府之有需竟留物貨而
拘買名為支錢祇為文具故有是詔上同
八月十四日廣東轉運司言近承臣僚奏乞將二廣墟
市不得收稅許從民便照得本司當來相度舊管墟市
一百一處減罷二十一處外今存留八十處即非近行
創置係是古來為額所收歲課皆是籍定之數兼與其
他州縣創定征收事體不同乞照應見行常平條法存
留從之先是四月六日右正言陳自强乞下二廣提
刑司除州縣場務差官去處外其餘村疇聚落應有墟
市許民間從便交易不得收稅至是有請上同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十一月十六日臣僚言廣東西去朝廷遠民有杭米柴
薪一例收稅民食貴未用貴柴被害之甚乞專委漕司
嚴立版榜於逐州場務稅亭曉示庶使客旅明知柴米
不稅或別作名色收稅許經漕司投訴以憑申奏作違
制論從之上同

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詔成都府路麻布六稅之額止收
麻皮及成兩色稅外其麻種麻枝麻緝麻紗四色並與
蠲免仍令所修立成法其餘諸路州縣稅務一體施行
仰轉運司常切覺察以臣僚言西蜀田中所產紵麻
終年辛勤至乎成布一匹所直不過交子六七分凡六
經稅而官吏牙僧多端侵刻乞與蠲免少寬民力故有

是詔

上同

四月八日詔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并崇安縣黃亭稅務並住罷今後不許復置 以守臣傅伯壽言紹興淳熙間已降指揮住罷後來失於契勘具申存留今緣兩務專欄等人各係游手無圖之輩所差官多係權攝替罷不常全無禁約肆行剝故有是詔上同

九日兩浙轉運司言準都省劄子據湖州申乞復置湖州永壽東遷大錢璉市五處纂節發引本司已委官究實遍詣舊發引等處各有父老陳詞云日前存置纂節之時城市賈買駢集細民可以營求客旅商稅並無透漏自任罷之後豪彊占霸招接客貨以致市井蕭條暗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失稅課今來仍舊復置商賈物貨既有纂節發引投稅于官元額不致虧損農田鄉民各無被害從之 先是三年閏六月臣僚乞照祖宗成法盡行住罷近緣有虧官賦故從其請上同

五月七日中書門下省言臨安府城內諸行鋪戶買賣金銀匹帛之類如係將帶出門首自合於都稅務回納稅錢訪聞欄頭書手等人與鋪戶有讎輒將不合收稅物件妄作漏稅告首致被斲罪號令追賞委實騷擾詔令本府今後子細究寔如委是不合收稅即將首人重行斲罪上同

七月二十四日詔湖州施渚和平兩處鎮稅並行省罷

忍
忽

以兩浙轉運司言兩鎮坐落僻靜山鄉商旅難得合
千人假官課為名重征苛取故有是詔上同
嘉泰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侍御史張澤言廣州八邑例
不均稅每遇大祀年分於產錢上科數賞錢唯清遠一
縣官既收稅故得免科近年復創行科率每產錢一文
科二十七文滿貫科二十貫號田根錢差推鋒官兵追
納所過雞犬一空又縣有原曰石梯石津在兩山間田
土狹隘人戶耕鑿方成聚落轉運司忍置二場召鄉豪
買朴自置土典欄頭初無客旅但將人戶所收穀米麻
豆之屬一一征取乞下本路提舉司體訪罷去以惠遠
民從之上同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十一月十一日南郊赦文人戶輸納細絹斛斗之屬既
名納官法不收稅訪聞州縣場務過有邀求細絹則先
收稅錢斛斗則先收力勝錢循習成例重為民害仰轉
運司嚴行禁戢仍許人戶越訴自後郊祀明堂
赦並同 同上

四年三月十日詔客人願往出產州軍興販竹木等物
赴臨安府出賣仰於兩浙運司陳狀給據前去沿路州
軍稅錢與免三分之一至臨安府城下者全免 先是
三月四夜居民遺火已降指揮官民戶興販及收買竹
木等與免收稅兩月至是又申嚴行下上同

開禧元年六月二日廣東提舉陳杲言廣州肇慶府惠
州共管墟稅八十三場皆係鄉村墟市苛征虐取甚至

米粟亦且收錢甚為民害近者臺臣奏罷石涕石津二
場餘一場猶故臣計漕司每歲墟稅所入通不過二萬
三千緡有奇而三郡之民均受其害若遽行廢罷則養
兵之費無所措辦昨降指揮經畧司每歲於鹽船二司
各撥一萬緡入樁積庫以備緩急乞移此以補漕計將
八十一墟悉行廢罷從之同上

三年正月十六日詔以淮民屋宇生具多焚拆不存目
今漸次歸業令浙西江東西安撫轉運司行下所部州
軍多方勸諭客旅許令般運竹木於兩淮州縣販賣特
免沿路抽稅同上

嘉定二年九月十日明堂赦文淮民乍離兵革飢饉荐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臻全籍客人運到米麥及竹木等為續食營造之計訪
聞所過州縣暴征苛取遂致商賈不行自今客舟如往
兩淮興販所過場務米麥不得收稅所帶竹木與免抽
解仍不得巧作名色多取稅錢五年却祀赦文及
於荆襄 同上

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臣僚言廣中諸郡無名場務在在
有之若循之涖頭梅之梅溪皆深村小路略通民旅私
立關津公行收稅所差罷吏姦胥畧無顧籍緡錢斗粟
菜茹束薪悉令輸稅空身行旅白取百金紆路曲徑指
為透漏官吏利其所入悉為施行抽分給賞斷罪倍輸
至有細載而來罄囊而歸者且涖頭一津前此憲司已
行蠲去今聞又漸復舊乞令廣東諸監司痛行革去違

地疑地

稅疑稅

者重行錮責當行吏編配詔令廣東諸司制具各州縣無名關津數目申尚書省上同

八月一日監察御史石宗萬言州郡商稅經費之所繇出惟賴富商大賈赴辦課利今沿江場務所至蕭條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推原其繇皆士大夫之貪黷者為之巨艘西下舳艫相銜細載客貨安然如山問之則無非士大夫之舟也或自地所攬載至夔門易舟某月某日有某人出蜀商旅探伺爭為奔趨為士大夫者從而要素重價一舟所獲幾數千緡經繇場務曲為覆護免稅懷刺納詔懇囑干撓往時不過蜀人之赴舉者為之既而蜀士之游宦江湖名赴中都者或未免循習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其後東南士大夫之仕于蜀者歸途亦多效之而把麾持節者抑又甚焉乞下沿江州郡揭榜稅場嚴行戒戢如有違戾許守臣密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及御史臺施行從之上同

十一月二十日南郊赦文諸路州縣稅場遇有客人販到物貨投稅各有立定名件則例今聞專欄乞覓多唱稅錢稍或不從若楚留滯致令客人於私小路偷瞞商稅其專欄又於五里外邀欄乞取委是違法仰逐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軍約束不得違戾如仍前減裂許被害人越訴切特追究重作施行八年十二年十四年明堂赦並同上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權發遣衢州王棊言管下有稅場

二曰孔步鎮曰章載場皆非朝廷差官處考其廢置孔步鎮曰章載場隸開化縣路通徽嚴開化僻左不於比置征則絲漆之稅皆不入開化而月解青冊無所取辦故孔步鎮認開化稅錢三分之一此於縣計誠有關繫若章載場又去州二十五里路通行在其於州之稅務畧不相關計其一歲所入共一千五百四十餘緡而於州用公使者已八百四十餘緡供朝廷隸經總制者止七百餘緡人言章載場為一方百姓之害臣以為八百餘千豈不足以少裨郡計然苟益於民安敢重惜况其間二百三十餘緡又屬之公使此特在郡守之節用耳若朝廷視三數百千何啻鴻毛故不若罷之便所有朝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廷錢每歲計三百八十三貫係作糶本錢解發本州自當抱認那融起解從之同上

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廣西轉運判官兼提舉鹽事陳孔碩言二廣州郡收販牛稅其來久矣近因漕臣有請始蠲罷之然贛吉之民每遇農畢即相約入南販牛謂之作冬初亦將步小土布前去博買及至買得數牛聚得百十人則所過人牛盡驅入隊南人力弱衆少則坐視而不敢問力彊衆多則互相鬥殺聞被官司捕去按法施行則是販牛者少因而行劫者多近到廣西多言湖南北人來廣西販牛為害有素自奏罷收稅之後來者愈多為患愈甚而州郡驟失此項稅錢力遂困乏臣以

為欲弭此害合令販牛之人先經所屬州縣具同伴人數與買牛數若干量立節限使互相委保判給公據而來內有一名行劫保人同罪所過津務特與減半收稅批鑿公憑前路為照既不絕其與販又可少殺其黨與剽劫之勢州郡復得向時賦入則責之募足關兵其又何辭乞下二廣監司州郡許照舊例收牛稅外更加優恤施行送戶部相度本部照得漕臣所奏利害甚明委是權宜可行合下湖南北江西二廣轉運司行下所屬州縣遵守仍約束所過場務不得循習重征如違追專攔重作施行從之上同

八月二十三日權發遺黃州孫杓言黃陂縣龍驤稅務

吳興劉氏嘉華堂鈔本

一歲版帳通計八千六百八十六貫七百五十九文亦為本州利源之助日前率是按月解發近年以來拖下月解錢一萬三千三百三十貫一百五十文到官訪問皆謂此非一日之故即將舊欠盡行除豁今僅半年新者又復拖下三千八十四貫五十文再三思之與其存虛名而使之拖欠孰若減實額而責其必足遂於元額內先與除減二千貫文今只為六千六百八十六貫七百五十九文每月只解版帳錢五百五十七貫二百三十文乞下本州永久遵守庶可杜日後再增之弊從之上同

八年二月三日臣僚言遠方墟市之稅曩嘗禁罷州縣

仍令鄉民買撲其苛取反甚於州縣廣南販米之稅近已蠲免今米雖不稅復計舟筏閘狹紐筭力勝錢其所收仍重於稅米竹木例止抽分今抽分之外又以尺寸科格而苛取之濱江之民檐負魚鮮止於村落博賣未嘗經涉城市今有誣其漏稅而加之罪者農器舊不稅也今與其他器用一例科稅火柴舊不稅也今南方遠郡遇有溪澗販運每束例收五六錢販夫步檐之征税止於關津今越數里之外捉稅矣舟船運載之稅止於五里今逾二三十里之外欄稅矣商販苦之安得不潛行佚出以規苟免不惟官課日虧而津欄捕捉數十為群操執利及互相鬥奪殺傷人命獄訟滋蔓鮮不由此

吳興劉氏嘉業堂

皆緣州郡急於贏羨不以監官為可委信而專差猾吏為之譏察輕重可否一出吏手為害有不可勝言者乞下諸郡凡稅物巨細立定則例揭之版榜仍於合欄稅之地立定界至使之通知應諸州以人吏訛察場務悉行罷去或有違戾當覺察以聞乞嚴行責罰從之上同

九年二月十二日詔令襄陽府將鄧城鎮稅廢罷仍舊為酒務從本府選差官吏管幹吏部免行差注更不作闕先是臣僚言竊見客旅自權場博易多經襄陽在城鎮務有稅鄧城酒務又有稅京西漕司通貨場相望鄧城鎮無半里許又有是高賈往來不出襄陽境內二十里而有三稅客旅誠何以堪乞下襄陽府特將鄧城

鎮稅廢罷依舊只為酒務尋下運司相度以鄧城鎮與
通貨權場共在一處不可不速行廢罷但本鎮所收歲
解襄陽府一萬九千三百二貫有奇解憲漕司通判廳
二千七百五十三貫五百一十三文上件所入皆係官
兵支遣之費須措置一項可以補襄陽府并諸司指擬
之數而後可行又房州抑配吏卒買銀之弊不可不為
革絕又須措置一項可以補貼買之數而後可行今乞
將提舉司每歲出賣鹽鈔一萬袋每袋增會子二千歲
可得會子二萬貫以填二項之額故有是命上同
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詔省罷太平州城下稅務以
知州吳柔勝言本州不出八十里間凡三務場乞罷其

一却將蕪湖采石兩處已增稅錢填補上項罷免額尋
下江東轉運司相度請如其言故有是命上同
十三年九月十七日詔平江府崑山縣黃姚顧運稅場
令吏部選差文臣有舉主無過犯人充以臣僚言黃
姚稅場係二廣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輻輳之
地南擅溲浦華亭青龍江灣牙客之利比兼顧運雙洪
王家橋南大場三棧浦沙涇沙頭掘浦蕭運新塘薛港
陶港沿海之稅每月南貨商稅動以萬計州郡去海既
遠知縣有抱些小課利餘鏹盡歸私家者乞將黃姚顧
運稅場令吏部選差文臣有舉主闕陞廉正材幹之人
充監稅令平江府則立稅額每月課利專充椿積不許

比
疑北。

君冠軍。

從漏

嘉定縣干預故有是命上同

十一月二十七日詔官民戶興販及收買竹木磚瓦蘆箔等今兩浙轉運司行下臨安府并出產及經由州軍與免抽解收稅兩月仍劄下臨安府嚴立罪賞曉示行鋪戶並不得高擡價值出賣如違仰本府密切覺察將犯人重作斷治以是月二十六日臨安府君民遺從漏中書門下省請也上同

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德音赦文蘄黃州復業人戶恐闕少竹木及蠶織農具耕牛斛斗如有人戶置買并客旅般販前去貨賣者仰經所屬自陳即便給據與免沿路及所至處抽稅半年關津不得邀阻如違許被抑人陳

吳興劉氏嘉善堂鈔本

訴上同

十五年十二月三日臣僚言郡縣征場朝廷立官監臨可謂專也今在外邑者往往令宰兼領蓋課額不登者郡必責縣以償補利源之廣者令必規贏而願為於是商賈病於重征郡縣曾不之恤而征官則反安坐不用乞降睿旨今後諸郡分縣稅務專責監官不許以令宰兼管措置從之上同

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臣僚奏湖州武康縣坐落山僻稅務租額全年計七千三百六十五貫有畸今增作二萬三千七十七貫有畸至嘉定十三年內課利不登縣申轉運司每月量減二百貫然行之未幾復為郡守仍舊

贏

增發今雖邑宰白州復依減發之數而猶起辦不敷又
烏青鎮地連三郡河港支分物貨易於透漏稅務租額
每日止四十三貫自辛巳年間江淮流民避地稅物經
過偶有增羨當時守遂增至一百二十貫二百自後商
旅不行課額日減至淳熙十三年父老者劄陳詞減作
八十五貫八百有畸今為定額積欠動數千貫未有一
任能及額者嘗究其故武康稅課舊在管下武都鄉十
都驛路通徹川廣客旅經從日夜絡繹嘉慶九年縣申
上司於彼處發引招誘每有客販稅物於則例上收一
半民以為利自嘉定十一年內洪水衝損驛路更不前
去發引上令上栢牙鋪等於本縣接界招誘收稅其客

處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人經取黃竹蔣村等處及宗仁鄉十字港通徹蘇常杭
秀去處取道興販以致官課頓虧烏青鎮稅始於界內
璉市置鋪戶運貨停轉運司約束不許於五里外欄稅
客旅乘此多行私港而本鎮鋪戶運貨停塌於數里之
外朝夕旋取以歸此場務所由販壞攷之湖州管下縣
鎮如德清縣日額止四十餘千新市鎮止十八千獨武
康烏青稅額仍舊日下煎熬乞下所屬詳議將二處租
額及續增數目斟酌蠲減立為定額庶幾商旅阜通課
利易辦從之

以上宗會
要同上

聖